

政大烏來樂酷計畫

湯京平、王雅萍、陳文玲*

臺灣的大學多半都有圍牆，實體的牆也許不很雄偉，但在心理上築起的藩籬，卻蠻明顯，牆內的師生，長久以來，往往並不太在意其鄰近社區的發展。政大以人文社會科學知名，狀況比較好一點，常有師生在社會上進行某些改善社會的實踐計畫，但缺乏某些整合的機制，讓這些努力有更明顯的成果。時逢科技部徵求社會實踐與人文創新的三年型計畫，政大便以「大學社會實踐的制度創新：政大與烏來的樂酷發展——大學夥伴關係與整合式社區治理的實踐」提案，倖獲核可，簡稱「政大烏來樂酷計畫」。

計畫核心工作有二，包括：(1) 通過多元的營造與培力活動，逐步建立政治大學與烏來泰雅社區之間的「長期夥伴關係」；(2) 從參與式規劃 (participatory planning) 的角度，推動並隨時調整在烏來地區發展「偏鄉多樣化經濟」之實踐方案。參與計畫有來自校內跨院系所的 13 名教授 (其中一名不掛名)，並有科技部博士後研究員黃約伯博士、蔡侑霖博士及專任助理朱靜女、范月華、程廷、陳雯琳等。

具體而言，本研究計畫預定執行之「實踐方案」共計有十四項之多。各方案都有對應的專家學者負責規劃、執行。多種多樣的實踐方案，是集各領域專家學者共同集思廣益的成果，也是嘗試發展「偏鄉多樣化經濟」所必需。有關烏來的社區自治培力方面，政治系湯京平教授指出部落會議是烏來原住民族最主要的跨社區決策組織。但在資本主義的衝擊下，加上各家族間分裂，已逐漸喪失原有的 gaga 組織的規訓功能。為了讓部落會議重新成為烏來原住民的決策場域，本計畫和區公所合作，先以推動泰雅學之名義，在政大校內成立烏來泰雅族長老諮詢委員會 (已聘請 24 名部落諮詢委員)，一方面對耆老進行口述歷史等文史蒐集工作，另一方面則讓他們重新關心部落

* 湯京平，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政大烏來樂酷計畫計畫主持人；王雅萍，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副教授、政大烏來樂酷計畫計畫執行長；陳文玲，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系教授兼 X 書院總導師，為〈有時候時間會停止〉作者。



發展的公共事務，並對青壯的族人產生影響。民族系王雅萍老師提出計畫將仿效日本北海道大學振興愛努族文化的努力，在大學校園推動「泰雅學」，除了僱聘泰雅耆耆老擔任專兼任課程教師，將有系統地開設認識泰雅族語言及生態文化課程外，並鼓勵學生進入泰雅部落完成服務學習，由愛愛會蔡炎龍老師帶領學生社團進入部落學習泰雅文化並進行課輔，俾發揮創意，活化泰雅傳統元素，將其應用於主流社會生活中。王老師也持續陪伴當地的幼兒園從沉浸式族語開始進行民族教育的泰雅語言生態重建及協助當地的民族語言教師社群積極參與語言復振工作。有關民族系官大偉老師帶領流域民族生態土地調查方面，計畫培養部落青年來執行，經過多次部落會議，未來希望透過調查、記錄與詮釋的過程，能夠協助部落青年重新認識自己，並以自身的角度詮釋自己的生活空間，思考文化的時代意義、發展永續利用資源的策略，以及建構與外界政策對話的機制，進而掌握部落發展的自主性。溫泉取水的競爭，導致管線在山林美景之間恣意蔓延，嚴重破壞觀光產業所依賴的共有財貨，構成典型的「共享資源」(common pool resources)問題，正串連結合當地 NGO 重新思考流域管理的議題。透過相關案例介紹，提供一些制度性解決方案，以供社區選擇。有關家譜和口述歷史方面，因為有許多泰雅的元素，深藏在耆老的記憶之中，因此民族系陳文玲老師帶領民族系學生透過口述歷史有系統地挖掘、整理，則有助於保存烏來泰雅族的原始風貌。在文化創新的進行式中，這些元素都是重要資產，必須有意識地予以保存。

本計畫發展烏來 APP，由地政系甯方璽老師領軍透過數位匯流技術，將不同形式的資料數位化，以在不同的資訊平台上流通，再在空間資訊技術的支援下，協助各項產業進行加值運用。應數系曾正男老師建立一個關於測驗的 Wiki 教輔平台，透過學生與教師共同建制題庫的方式，提供部落師生一個免費自我檢視學習狀況的學習環境。地政系孫振義老師配合臺灣現行的 EEWH-EC 生態社區評估系統與美國 LEED 生態與能源評估系統，提出本土的「原鄉型生態社區實踐與推動策略」。廣告系陳文玲教授認為過去烏來給人一種販售廉價原住民文化卻失去原住民原味的負面意象，要改變這種意象，就必須重塑烏來各個部落的品牌形象。廣告系運用「體驗設計」、「感情設計」等設計學原理，再融合泰雅元素，以協助各部落打造自身的品牌形象。社工所王增勇老師在長期照護方面持續訪談，希望通過某些制度改革的實驗，發展具備原住民文化特色的照顧制度，讓部落而不是財團來照顧族人，找到部

落真正的家。公共行政系江明修教授和經濟系王信實教授在訪談中鑽研社區組織不同財務來源的決定成因，以及其受到治理因素的影響程度，希望在充分理解泰雅族的公共財產管理的傳統觀念後，協助社區建構財務管理機制、財務來源的額度及穩定性。邀集非營利團體與企業共襄盛舉，創設更具本土（泰雅）特色的微型貸款制度，展示這類制度的可行性。創新育成中心的楊建民老師將各方對於部落永續發展有利的經驗帶到可以進行多元對話學習的平台，希望將部落轉化成為培育部落永續發展的育成基地。

總而言之，本團隊檢視臺灣及國外的偏鄉發展成功經驗，採「另類發展」(Alternative Development) 途徑，主張偏鄉社區不應該完全融入主流經濟，而應創造一個具有特色的社區經濟，與主流經濟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換句話說，要縮小城鄉差距，不應該致力於消除城鄉之差異，而應該利用這個差異，反過來創造偏鄉的優勢。

計畫執行第一年，團隊不斷嘗試各種實踐方案與田野調查活動，4月17日成立社會實踐辦公室，5月3日烏來老街的部落工作站揭牌，政大慢慢地取得烏來原住民的信任，建立合作夥伴關係，並在7月3日以「政大與烏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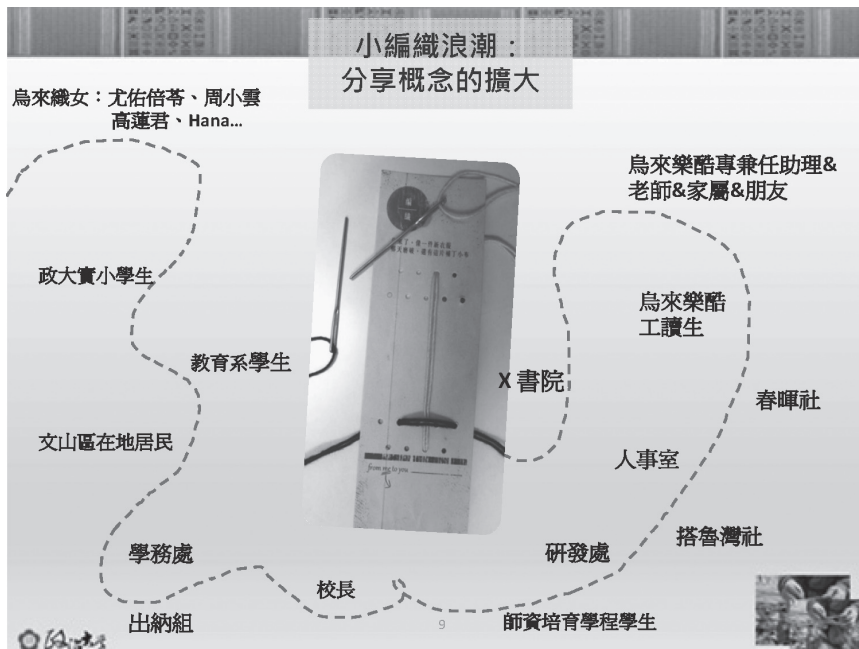


圖一 第一年成果展會場，烏來工藝家借展135件作品，讓政大教職員工驚豔



的來與網」在校內行政大樓辦理第一年的成果展。當天邀請烏來在地工藝家親臨分享工藝文化學習與創作歷程，也邀請政大全校教職員工（列入暑假研習時數）、文山區居民分梯次體驗小編織 DIY，並與校內創新育成團隊展開跟烏來計程車觀光協會的對話與討論連結合作的可能性。

在第一年的實踐方案裡，政大烏來樂酷團隊成員廣告系陳文玲教授帶領 X 書院學生到烏來跟織女學習編織，創新研發小編織書籤，在超政迎新活動分享給全校大一新生當禮物，小編織在政大引發的原浪潮，譜下一個政大師生跟烏來編織工坊的織女們最美麗的合作學習樂章，這是烏來樂酷團隊希冀的分享概念的擴大，也是對政大師生最有跨文化震撼的多元文化教育行動。以下特別請陳文玲教授撰文分享此實踐方案的歷程與省思。



圖二 小編織在政大引發的浪潮，是分享概念的擴大



有時候時間會停止

陳文玲

「有時候時間會停止。我們必須提高警覺，留意這樣的時刻。」

——約翰·厄文《寡居的一年》

許願要小心

我有個衝動，想在大學裡創造一個讓時間停止的經驗。回想起來，當時許願應該更小心的。然而，小心從來不是我，或者由我帶頭的 X 書院的強項。

去年九月，X 書院開學第一課，我講了一個取材自希臘羅馬神話的故事——天真的織女阿拉克妮冒犯了掌管編織的女神雅典娜，結果被雅典娜變成蜘蛛，必須奮力編織，直到永遠。X 書院是一個小規模的創意教育實驗，核心理念是在大學裡創造一個與「未知」相處的平台，學生與老師在混沌不明裡發想、實作、反思，目的是為了回應那句從英國教育界喊出來，之後撼動了全世界的預言：「在未來，百分之六十的工作，現在都還不存在」。

然而，在我對五十位來自不同學院的大學生說完編織的神話之後，我們只知道掌權的雅典娜有能力但太傲慢，年輕的阿拉克妮有理想但受了傷，以及 X 書院即將進入以編織主題的一學年。我們還不知道半年後會發生太陽花學運，也不知道在臺灣這個小島上掌權的世代有能力但太傲慢，而年輕的世代有理想但受了傷。

太陽花前後，為了散心，我跟 X 書院的學生經常去烏來泰雅部落裡走路，才慢慢注意到在這個距離政大不遠的山頭，也有編織這個元素。與希臘羅馬神話版本的嚴懲不同，泰雅的編織，繁複、美麗且費時，而編織的初衷，並不是為了放進美術館珍藏或藝品店販賣，而是一份為了出嫁的女兒、新生的寶寶或者彩虹橋上的父親手作的禮物。面對涓秀的烏來瀑布，我想起遙遠之處的都市裡，我的學生和同儕正在立法院前後左右靜坐，一群散落在小島各處還不知道半年後會進入政大的高中學生正在書本裡裡外外苦讀，於



是動了運用編織把泰雅文化之美交付年輕世代手裡、溫暖年輕世代心裡的念頭，召喚政大舊生為政大新生編織的心願就此許下。

許願不夠小心，是我忽略了這項任務的繁複、美麗與費時，尤其當我看見 X 書院李俊學助教為了記錄編織成果，彎著腰把 2,200 張手作書籤一張張平鋪在創意實驗室木頭地板上拍照的那一刻，但是，也正因為不夠小心，所以才有了——一張張平鋪在創意實驗室木頭地板上拍照的 2,200 張手作書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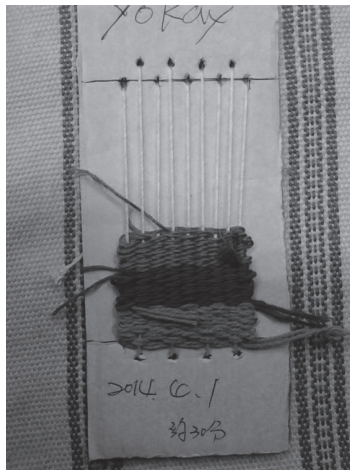
圖三 X書院長工俊學在創意實驗室拾穗

瀑布街 1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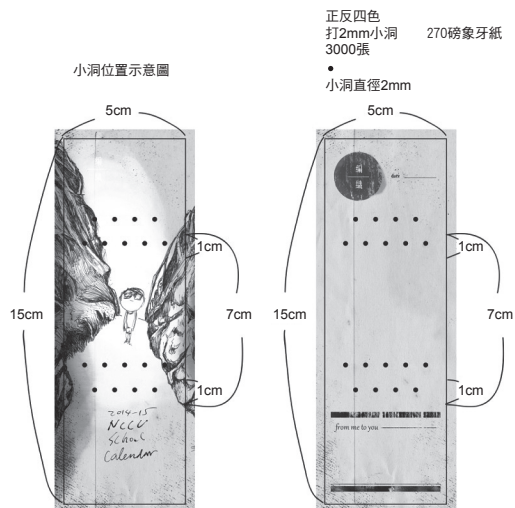
「瀑布街 1 號」，跟烏來瀑布街 2 號、3 號和 4 號一樣，是一間賣冰賣咖啡賣土產的藝品店，但這個地址同時也是一個秘密通道，通往的不是福爾摩斯跟華生博士的住處，也不是 MIB 總部，而是一間泰雅編織工作室。鐵門拉上、櫥櫃打開、織機排好，剛剛還揶揄著孫女招呼客人的小雲阿嬤，搖身一變，變成資深泰雅織女周小雲老師，我們這項手作任務的合作夥伴。

俊學定期帶著學生上山學編織，跟著小雲老師試試這個、摸摸那個。2014 年 4 月 1 號，愚人節那天，終於拍板，用紙片替代織機，精算出長寬高、洞距與洞數，小雲老師花了三十分鐘試編出第一版，並且在紙上簽名，

寫下日期，算是定稿。我們領回這張薄紙與織法，跟設計師謝璧卉展開討論與一連串的測試，最後的版本用了 170 磅的象牙紙，四色印刷，不會因為太厚而顯得笨重，也不會因為太薄而讓自身彎曲，長 16 公分，寬 5.5 公分，9 組經線，一共要打上 18 個直徑 0.2 公分的洞，水平洞距 0.5 公分，垂直洞距 7 公分。正面印了一句送給新生的話：「你來了，像一件新衣服，哪天衣服磨破，還有這片補釘小布。」也在下方預留了讓織手簽名的角落，背面印了兩座山，中間夾著 X 書院為政大創造的漫畫人物「政大頭」。



圖四 小雲老師試編定稿 (2014.4.1)



圖五 政大頭創作者謝璧卉設計的書籤



目標是用四個月的時間完成 2,200 張手作書籤。根據俊學的計算，如果由他一個人編織，日以繼夜，每天必須產出 18 張，如果找到十位織手，每個人則需要編出 220 張，如果夠幸運，找到 100 位織手，每個人就只要分擔 22 張。想清楚這道數學算式之後，X 書院師生展開總動員，朝著四面八方，尋找對編織有興趣的政大人。剛開始並不順利，四月底，我們只回收了編好的 320 張書籤；五月底，怎麼算也只有 430 張，沒想到這個編織計畫如雪球般在校園裡面滾動，甚至漸漸地滾到校園之外；八月底，我們在如山的書籤堆裡扳手指慢慢數，一共數出 2,200 張，每張花 20 分鐘到兩個小時編織，且花色與織紋都是獨一無二的美好創作。

光是在書籤下方具名的織手就超過了一百位，其中年紀最大的，是一位 84 歲的泰雅婆婆，年紀最輕的，是就讀於國小二年級的 8 歲小女孩。個人編織總數破百的有三位，都是 X 書院的學生，如果以團體為單位，「烏來樂酷」計畫最夠意思，一共交出 300 張品質極好的作品。織手名單上還有政大老師與家眷、各學院助教與專兼任助理、行政大樓的職員、實小老師與同學、民族系同學、X 書院舊生與新生、政大團契與巧藝社成員，以及一群烏來的泰雅朋友。

至此，位於烏來瀑布街上的瀑布街 1 號，不僅僅通往那間泰雅編織工作室，也銜接了烏來與政大、傳統與創新、互信與自信。



圖六 小雲老師在瀑布路1號

第四隻手

太陽花學運像一場青春風暴席捲全臺，沒有人得以置身事外。那段時間，政大師生幾乎天天在羅馬廣場集合開講。X書院課堂上，人來得零落，心情也浮躁，但是很多學生私訊我，約我見面聊天。原先我以為太陽花之於每個年輕人的意義都差不多，細問才發現各自不同——有些人懊悔沒有好好讀書，有些人下定決心轉系或出國交換，有些人覺得自己的熱情被消磨殆盡，有些人則因為從頭到尾不關心學運而憂鬱……我才明白，除了對於國家未來共同的憂慮，我們還把日常生活裡個別無意識壓掉的夢想或渴望，投射在這場集體風暴裡；換言之，這場風暴不但喚醒了集體無意識，也讓每個人有機會看見各自生命的缺口。

我因此抽換X書院連續三堂課的內容，改上關於靜心、關於投射和關於溝通的「救生包」系列，而在救生包所提供的各種練習裡，最能讓學生和老師心平氣和的，竟然是編織書籤。我們一手拿著書籤，一手拿起針線，跌坐在木頭地板上，開始穿、拉、壓、撫，漸漸地就不憋氣了，漸漸地耳朵和眼睛就打開了，漸漸地心就清明了，或者至少暫時不焦慮了。編織，原本是我們想送給他人的禮物，期待新生從手作裡感受到修補、連結與療癒的心意，結果送禮的人先享用了禮物的好處，我們在手作裡修補、連結與療癒了自己。



圖七 參加X書院第4屆新生甄選創意營的同學們動手編織

回頭看太陽花學運，我看見了青年的夢與青年的傷，也看見了年輕世代對抗、批判與善用科技的創造能量，但有夢就有現實，有傷就要療癒，有一端如此激烈與暴躁，就有一端需要安撫與溫柔，我在X書院的編織裡，找到另外一種年輕世代創新、創意甚至創業的可能性，源自泰雅編織的敦厚與從



容，對應太陽的陽剛，浮現的是月亮的陰柔，是關於修補的、關於連結的，以及關於療癒的種種可能性。

X書院第三屆魏豫豪是標準的「刺男」，你知道的，那種在任何場合裡，只要長官開口致詞，就會翻白眼、碎碎念，說不定還會往台上丟出一隻鞋子的憤青。政大剛開始推書院制度時，他曾寫了一篇「書院是最澈底的奴化教育」在網路世界裡流傳。因此，當他跟我在X書院相遇，從小也是「刺女」的我，完全無法遮掩對他的好奇，兩個人，在一年的相處裡，就像跳探戈，跟著節拍進進退退，我小心翼翼地避開他身上的刺，發現他是一個文化底蘊厚實的知青，對於電影對於大學對於社會對於認同，他讀了許多書，有許多獨到的看法，我邀他在X書院多留一年，開一堂讓學弟妹選修的「電影工作坊」，他一口答應，笑得有些憨，我則暗自竊喜，有種如來收服了潑猴的得意。後來，我在個人編織總數破百的名單上看見他的名字，才知道自己比他更憨，這根本是一個潑猴反過來收服了如來的故事。陽剛與陰柔，對抗與連結，破壞與療癒，其實是可以並存在青年世代的創造力裡，端看魏豫豪和他的世代何時及如何運用這兩股能量。

《第四隻手》也是約翰·厄文的小說，筆下的冷酷與不留餘地的洞察與《寡居的一年》如出一轍，但是結局卻往利他與救贖去。大學生的兩隻手，在社會、父母與自己的期待裡，通常用來拿書與寫字，但魏豫豪教會我，大學生可以在大學裡找到自己的「第三隻手」，這隻手象徵著熱情與天賦，用以投入社會、連結世界，例如抗爭與抗爭所代表的知性和勇於突破，例如編織與編織所代表的感性和勇於修補。而於此同時，對於魏豫豪和他的世代來說，「第四隻手」的存在也同等重要，因為那是一隻用來摸摸自己的頭、拍拍自己的胸口，告訴自己「我就是我，我是獨一無二的，是看見自己價值的，是無需在意他人看法的，是不一定要一直符合期待的」手。第四隻手，其實就是在「群」裡更要愛自己與照顧自己的覺察，如同家庭雕塑學派創辦人薩提爾（Virginia Satir）所說：

I am me. 我就是我

In all the world, there is on one else like me. 天下之大，只有一個我

There are persons who have some parts like me, but no one adds up exactly like me. 有些人某些部分像我，但沒有人完全和我一模一樣

I own my fantasies, my dreams, 我擁有我的幻想，我的夢想
my hopes, my fears, 我的希望，我的害怕
I own all my triumphs and successes, 我擁有我的勝利，我的成功
all my failures and mistakes. 我的失敗，我的錯誤
Because I own all of me, I can become intimately acquainted with me.
因為我擁有全部的我，我可以成為自己親密的朋友
By so doing I can love me and be friendly with me in all my parts. 這麼
做，我可以愛自己，並且與自己的每個部分友善相處
I have tools to survive, to be close to others, to be productive, 我擁有足
以生存下去、與人親近和創造未來的工具
and to make sense and order out of the world of people and things
outside of me. 我可以找到在我周圍人與事的意義與順序
I own me, 我擁有自己
I am me and I am okay. 我就是我，我挺好的



圖八 刺男編織手

女孩寫來情書

剛放暑假，我收到一封小女孩寫來的情書。她說：「陳老師，你好嗎？我是政大實小二年級的學生，我叫做張甄敏。我的老師說，你們要做 2,200



張泰雅編織卡片，我也加入這個計畫了。可不可以請你告訴我，你是怎麼想出這個點子的？」我回信給她：「我的靈感有兩個：第一，在距離政大不遠的烏來，有很多很會編織的阿姨跟婆婆，但是她們的手藝很少被我們注意。第二，今年春天，發生了太陽花學運，我發現我跟我的學生需要做一些修補、連結的工作，例如編織。編織好像可以幫助我們定定神，重新在學校和社會之間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不知道這個消息怎麼傳到妳那裡的，但是我們很歡迎妳成為我們的織手，用愛及如同遊戲般的心情，為今年九月即將入學的政大新生編織書籤，我希望他們在進入大學的第一天，感受到這是一間和附近的鄰居有連結，而且有溫度的大學。」。

幾天之後，小女孩寄來幾張照片，原來，她把編織卡片和與我的書信往返做成她的暑假作業。我們的編織，是小女孩 2014 年夏日記憶的一部分，而她的暑假作業，則為我們的編織帶來意外的天真與浪漫，以及編織的種子或許會隨著風散落四處的小小的希望。



圖九 小敏和媽媽

「可以賣給我 100 張書籤嗎？」另外一封情書，來自一位已經當了阿嬤的女孩，她的名字是尤佑，烏來部落裡有名望的織女之一，她說：「我想利用照顧中風老公的空檔來編編看。」我們不敢怠慢，送上一百張書籤與線材，懇請她把編好的其中十張還給我們，供收藏與展示之用就好。



圖十 尤佑和她的編織

阿嬤的編織，和小敏不同，除了技藝熟練，還有部落的歷史感與生命的滄桑味，但最讓人驚豔的，是她的自由與輕盈——在所有織手當中，她是唯一放手在書籤背面編織的，甚至，她還提議在媳婦開的紀念品店裡賣她的手作書籤；然而，每張至少要花兩小時編織的書籤，她只打算定 350 元的售價，然後用 100 元的價格賣給陸客。在尤佑的手藝與定價之間，存在著尊嚴與生計之間的落差，我從中看見個人的處境，也看見傳統技藝的處境。我們的編織計畫，嘗試把部落帶進大學，我在想，或許有一天，可以反過來把政大的國際事務學院、外國語文學院、商學院、傳播學院、社會科學學院、法學院、文學院、教育學院和理學院，用像尤佑這麼自由與輕盈的方式帶回部落，與部落分享。



有時候時間會停止

2014年9月10號上午十一點到十二點，是這個編織計畫的終點。我和X書院的同學，用這六十分鐘唱歌、說故事，搭配創意實驗室為政大設計的行事曆〈遠足日〉，把手作編織書籤送到每位新生手中。

時間是最客觀的計量工具，那六十分鐘，如同生命裡其他的六十分鐘，滴答滴答，一共3,600秒，不多也不少，但是站在體育館台上的我跟台下的新生都知道，當我們讀一本小說、看一部電影、觀賞一幅畫或者想念一個人，如果夠投入的話，有時候時間會停止，心底會出現一個垂直的縫隙，感動、共鳴、意義或價值，會在這個靜止的瞬間湧現。對我來說，2,200張書籤，每張保存了20分鐘到兩個小時不等的時間，以及一份來自陌生人無私且真誠的手作祝福，我衷心盼望，新生拿到書籤的時刻，也是「有時候時間會停止。我們必須提高警覺，留意這樣的時刻」。

我對台下的年輕陌生面孔說：「願意創作跟冒險的，請加入X書院，願意在烏來泰雅部落創作跟冒險的，請加入『樂酷烏來』計畫。總之，祝福你們在大學四年裡，也完成一件屬於自己的編織。」據說，許願要小心。幸好，小心從來不是我，或者由我帶頭的X書院的強項。



結語

本計畫在科技部輔導教官們的指導與協助之下，本團隊安然走過艱困的第一年，取得社區朋友的信任，奠定良好的發展基礎。但要從邀請部落參與政大的活動，進階到和部落一起推動某些制度的改革及產業發展，還是有蠻大的鴻溝，本團隊還是會一步一腳印地努力，培養社區朋友的自信，接受我們的信念，一起開發外部資源。第二年我們希望能開始在幾個比較有著力點的社區組織，說服其建立某些分享機制，然後攜手開發社區的產業，找出可行的社會企業營運模式。一旦制度基礎能夠被建構起來，第三年我們就可以逐步地引進外部資源，讓社區經濟的理想能在烏來被實踐。



十一 部落工作站揭牌，前政大校長吳思華（後排左六）、政大教務長詹志禹（後排右八）、部落總頭目林英鳳（後排左七）、原民局林倩綺局長（後排左九）、王建章議員（後排左五）和楊正斌區長（後排左四）及福山國小校長劉世和（後排右六）部落諮詢委員與團隊教師一起合影